南華經解

南華經解雜篇 爲文十一首

謂之雜篇者不是於道有龐雜之言止是隨手錯叙雖各段自有文法不曾結撰成篇耳

雜篇有作於內外篇之前者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冉相氏一段罔兩問影一段等是也蓋先記於此後來作文又採用之有作於內外篇之後者如寓言一段及天下篇等是也蓋作書之後自加發明也雜篇隨手錯叙至天下篇則特意結撰爲一部總跋是古今有數文字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文理淺薄的係贋鼎今從東坡先生說離附於後賞鑑家自知之

穎 識

庚桑楚

徐無鬼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庚桑楚

老聃之役學徒之賤者有庚桑楚者史記作亢桑一作亢倉偏獨也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即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之畫然明察貌知習者去之其妾之挈然諄篤貌仁者遠之擁腫醜人之與居鞅掌痒人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作無可喜久而有益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言立之尸而祝祭之社而稷之乎附之社而稷享之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快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同德

而然哉大道已行矣（乃物不知所德而大道已運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隱處不耀）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槁忘於天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奉祀）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音標北斗柄三星喻高自表著如斗柄之以旋指示人知時也）吾是以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人反此故不快也）

因人見德陡自不快所云古之學者爲己此所以爲老子高足與

弟子曰不然夫尋（八尺）常（倍尋）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曲折自主於其中）步（六尺）仞（七尺）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妄作妖祥於其際○二喻言細民本易於得意）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報德且又是古道）夫子亦聽之矣（置之可也）

勸庚桑作兩層意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同含亦吞之義）車之獸介（獨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流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喻顯異則致禍巨獸巨魚承前語篇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皆以深藏自全○曹孟德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本於此也）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一層言且不藏則害身）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凡事分辨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類）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言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生叢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瑣屑）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爭也）任知（智）則民相盜（詐也）之數物者（數上件）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音裴墻也皆薄之流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末流）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以上一層言相軋且禍世）

答弟子亦作兩層意

南榮趎（音朱庚桑弟子）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藏身深眇之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全汝形三句已盡藏身要訣

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目有同形）而盲者不能自見（有目不明）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耳有同形）而聾者不能自聞（有耳不聽）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心有同形）而狂者不能自得（有心不靈）形（我形）之與形（人形）亦辟矣（昭然如闢）而物（物欲）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言己與人同形生同心思而物欲閒之不能自得必勉力聞道庶達此理今則未也）

本源未徹何以能全形抱生靜其思慮哉此處深見南榮虛心○物或閒之知得病痛聞道則達曉得大體

庚桑子曰辭盡矣[盡於聞道一言]曰[引成語]奔蜂不能化藿蠋[豆蟲]越雞不能伏鵠卵[大鳥之卵]魯雞故能矣[魯雞大故也]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辭令妙品奔蜂越雞兩句本是一排自喻卻於雞一邊添魯雞數句影着老子跌宕可愛

南榮趎贏[擔也]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奇句駭人]南榮趎懼[宮作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因老子猛地一勘失所素持]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智]人謂我朱[自名]愚知[智]乎反愁我軀[一心]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又一心]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又一心三]

句各叶愁我者謂非爲身之道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三心有交戰之

患願因楚而問之借庚桑楚爲先容而進問

與人偕來之衆妙吾人止一心也三言則三心三心則三人

矣復輾轉於知不知仁不仁義不義之間則每一心中又具

無數心合三心計之而人遂不可指數矣妙妙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妙論今汝又言而信

之趎復自言蓋見其不謬若汝規規然若喪父母失其根本揭竿而求諸海也

卻於表著處求之是揭竿而求也終無所得是揭竿而求諸海也一喻汝亡人哉如流亡之人又一喻惘惘

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失其所歸

沁心之語如冷水一澆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淸虛去其所惡物欲十月自愁未卽能之故又

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同熟哉鬱鬱乎見其用力自克如熟物之氣蒸

鬱於中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惡猶未盡去夫外韄者韄音獲縛也外韄者外為物所縛也不可繫而捉捉持也不可繫而捉者物物持之將外不可勝制也將內揵揵閉也須內閉以捍外內韄者內為欲所縛也不可繆而捉相左曰繆不可繆而捉者欲拘轉前念與之相左而持之亦內不能遽絕也將外揵須外閉以清內外內韄者物網於外欲膠於內道德不能持雖有道者不能強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況初學乎須清其源然後兩者自消耳放同倣

畢受外韄有內揵之法畢受內韄有外揵之法若外內俱韄則動而物交坐而心馳如落叢棘如攖膠漆雖有道者無奈何況初學乎甚言其病根深雜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自知病端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根本末病病止此耳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既不能自知病所在復聞道而增交戰之疾是病不可治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且求全生自養而已

病未易去且求衛生不治之而養之眞端本之見也在醫家爲王道高手在儒家爲大學要方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不用將迎能止乎定能已乎息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自得能翛然乎無欲能侗然乎無知能兒子乎元氣自然兒子終日嗥號哭而嗌咽喉不嗄不失聲和之至也終日握卷手而手不掜音業捻聚也言手筋不急也共同拱其德猶性也言兒子拱握其手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瞋俗作瞬偏不在外也無所偏向於外覩猶不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養己之方莫要於還其赤子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兒子句特申詳之不是取譬便是說盡工夫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

者是不過解釋乎胸中使凝加復水清虛之性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與物同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異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以上南榮老子之言畢曰非也曰未也而告之又無進詞是何以故蓋至道已不外上段但一有心以此爲至即是眼中金屑矣老子止要并消去他這個念頭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胸宇安泰隱定則發天光靜生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自人驪之隨人耳人有修者乃今有恆修即泰定恆純常也有恆者人舍之人欲去天助之天理來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自人有修者至洋畝圖

此一氣讀下提出兩天字言人見其人而實已通於天也

泰定發光靜者自驗之濂溪曰靜則虛虛則明亦此意也但語不及此之妙○發乎天光則天在我矣下又用人字跌出天民天子兩天字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若不信知止之言而妄求所不能則天鈞損而害至矣與上語一正一反備物以將形具衆理以成形藏不虞以生心却退藏於不思度之地以活其心敬中以達彼然後由不貳之心以達於外此全其天德者也若是而萬惡災患至者皆天數也非人也非我致之不足以滑成不足以損我之成德不可內納於靈臺不可因而擾吾之方寸靈臺者有持有心主之而不知所持自然耳而不可持者也有意於持反害心也每妙於急轉以上十一句言全德者之無啓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未見其誠身而妄發於外每發而不當每每發則乖當業入

而不舍（外事擾入於心而不去）每更為失（每每務更失當）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細讀此段純是君子慎獨之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契也契合乎內者尚實斂華）券外者志乎期費（契合乎外者貪多務博）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庸常而發光輝）志乎期費者賈人也（如商賈之貿貨）人見其跂（翹足而立）猶之魁然（徒見其外貌非不魁然矣作不盡語妙妙當我云烏知其中之無有哉）

為炫耀者頂門一針

與物窮者物亦入焉（窮者相終始也我與物相終始則物亦來就）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者待物苟且也以苟且存心豈能有容哉）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不復能有人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此言使人畏也）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氣使人又何所逃）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二然

（氣何能害人心爲之主存心於薄則有以相召也此言自取損也）谿刻者當勒之座右○人畏其傷者志也自召其害者心也可知渾漠者之足貴矣

道（句）通其分也（分則有畛域道無畛域故通乎其所分也）其成也毀也（成處即是毀處言道無成毀分之）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既分則多方求備）所惡乎以備者其有以備（本不須備而驅騖營心）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心神外馳不已死期近矣）出而得是謂得死（以外馳爲有得何得乎但得死耳哂之也）滅而有實（真神已滅而但有形骸）鬼之一也（與鬼何異○以上深言馳有之害）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斂迹同虛紛擾絕矣）出無本（道無體也）入無竅（道無隙也）有實而無乎處（有實理而無方所）有長而無乎本剽（有長久而無首尾始終之端剽末也無本剽無本末首尾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上下四方不可指其一處）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古往今來不可得其始終二字妙解不煩）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

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有不能生必出乎無有必生於無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並無有二字亦無之乃眾妙所在也故聖人藏焉以上深言斂無之妙馳心於有者墮乎鬼趣斂神於無者得其天門分別兩種與人看最深微亦最明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是一等人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弱喪以死爲反也反歸是以同已分矣此已分生死又是一等人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此又貫穿生死又是一等人〇凡三樣人是三者雖異公族也言同一大宗蓋同宗乎道也昭景也著戴也此二族是著其所藏之先人爲氏申氏也著封也此一族是著其所封之邑爲氏非一也三族之著氏各別然皆爲楚公族無二本也三說皆能見道異派同源也設喻處先說公族也後找出三

族煞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有生騃也有生皆出於闇穆如番底一抹是黑有何彼此分別騃音養番底黑也披然分散貌曰移是忽爾分散人各日造化移在此矣此立我之異見也嘗言移是試言其狀非所言也本不足言雖然不可知者也烏知不可一言乎○故作三折臘者之有膍音皮牛肚也胲音該類之下可散棄也而不可散也膍胲乃牛身之微物而臘祭時畢陳之以見牲之全體是可散棄而不可散棄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臥處也乃室之小者而觀室者必適焉亦小者不棄之義○兩喻參差頭雜皆比不足言者亦可言也欲言移是先作如許談蒭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舉之則可試言之是以生爲本以己之生據焉根本以知爲師以己之知恃爲師資因以乘是非因此相乘而日起是非果有名實如蘿有名實之可爭因以己爲質凡事以己身爲主使人以己爲節欲人皆從己以成己所守因以死償節且自以死守之若然者以用爲知智以不用爲愚以徹通也爲名以窮爲辱皆生於見有己也移是今之人也古人渾同不如此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其卑見與微虫小鳥何異蜩與鶯鳩同而

人又與之同故用兩同字也

人生渾同耳分異之見只是規規為己寫來可付一笑說得與齒鳥一般眞看破世相也

蹍音碾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辭謝以放肆自引罪兄則以嫗蹍兄足則不必辭謝引罪但煦嫗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是父母則知其恕己并不必煦嫗可見道以相忘為至也故曰至禮有不人視人即已至義不物待物無別至知智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不須以金為質○可見道以相忘為至也

道愈進則形迹愈忘世人何故趨其下者

徹同撤志之勃動也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應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如目斜視一方所見者不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善法天道）而拙乎人（未能自晦）夫工乎天而俍（同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能蟲自安於蟲也能天不知工天也）全人惡天（惡有工天之名）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人有天之名且惡之況自己分天分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弧矢之威取之耳）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若雀適於寬大又何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尹與奚所好在烹故也）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恥拸也）畫外非譽也（拸畫未得確解郭象云畫所以飾容也刖者之形已殘不復以好醜在懷

故孩而棄之也茍存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生死也胥靡雖因無賴於生故不懼死人心能盡如二者之相忘豈可得而籠之邪

夫復謵習不餽一作愧言反復循習無可愧之行大率此句未得確解而忘人無可愧而能相忘於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能忘人則純乎天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句讀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而應斯當也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南華經解卷二十三終

南華經解 雜篇

何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徐無鬼

徐無鬼魏處士因女商魏臣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上聲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音牽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凝然上視上之質若亡其一若亡其一者己也若亡其神凝之至不知有己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郎若佚〔郎佚，謂驚不測貌。佚，俗本作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悅〕吾君乎吾所以說〔悅〕吾君者橫說〔悅〕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去聲〕說〔悅〕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悅〕吾君使吾君說〔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接口一喻〕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略頓〕夫逃虛空者藜藋柱〔塞也〕乎䶉鼬之逕踉位其空〔逃者乃踉蹡而位處乎其空地〕聞人足音跫然〔行步聲〕而喜矣〔比見似人者又進一層〕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況聞親人口聲其喜又當何如〕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夫眞人所固有但爲物累迷喪耳今以眞人之言謦欬其側不啻遇至戚矣烏得不悅○若亡其一若喪其一眞人之言〕

也以人論之即是嗒然似喪其耦之言矣○流人一喻喜字引端末竟緊接逃虛一喻透出兄弟親戚一轉其喜乃更不可禁武侯大悅之故如鏡花水月不言自喻矣眞言泌心非至戚感心不能寫其親切妙喻

以狗馬之眞動人之眞是從武侯之所好通之○物欲奪舍眞性蕩失與流人逃人何異偶一感觸眞言如遇故戚不覺欣快矣讀此局勝慨然流人逃人是喻性之散失在外不是喻人勿悞讀之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同擯棄也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天地之生人皆同耳登高貴不可以爲長居下賤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形雖得養心神當有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同物而惡姦自私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何故自蹈此病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冰鑑之至言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凡有心要成一好事成一不好事皆落形迹器者形迹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有心欲爲則近於僞形固造形既落形迹從此生事成固有伐成於此則傷於彼變固外戰既生事又有傷自生變矣已將日與物鬬君必無盛鶴列陣名於麗譙門樓喻近處之間無徒步兵驥騎兵於錙壇祭壇喻密處之宮二句喻言勿動心兵也人心一與物鬬則一腔內皆置陣與兵爭奪之境矣無藏逆於得無藏傳逆之心於貪得有所貪得心兵故動此句乃二句之根也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有何好處勝之惡乎在世事皆虛勝在那裏君若勿已矣當作勿若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存誠順應則民已脫於死亡矣何待偃兵哉

欲愛民而為義偃兵是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爭勝無鬼止勸他勿動必兵存誠順應舉世大和惡用偃兵哉眞天德王道之言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襄城寓名也蓋襄除也詩玁狁于襄是也除去城府之野即謂廣漠之野也七聖遊方之內者故至此皆迷看下文童子有瞀病而長者教之遊此可知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野圉童子心地也牧馬又存後案問塗焉曰若汝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汝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妙眞境眞人惟童子能知之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目前之境即襄成之野也相忘於廣漠而天下自治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瞀音茂目眩也遊於方內斯有瞀病矣〇童子又自言少時喻人生自赤子而稍長便涉於方內也有長者厚德之稱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妙與日俱往即放於日新也與日俱往而遊於無城府之野所以治者病者工矣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已盡為天下之道矣下面害馬一喻因帝固問不得已而應之猶幾乎贅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止是除害更無相加之法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至襄城之野而七聖皆迷七聖未能為童子故也能為童子則身在此野中豈有不識真境真人之患哉天下同有於此野中便更用為字不著故曰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正是現前指點索解人不得又指牧馬一喻然於馬無可加只須去其害馬則仍是無所事之旨非有益也○特訪大隗卻止

遇童子童子之與大隗是一是二見童子可不見大隗矣見童子已眞見大隗矣妙妙 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之造境耳如此一段憑虛結撰可惜從來味

知 智 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厲誶詐 三種人是一樣敘法先一束 招世 招搖動人 之士興朝 圖仕於朝與言起而在朝 中民 庸人 之士榮官 以官爵爲榮 筋力之士矜難 多力故以業難自矜 勇敢之士奮患 負氣故遇患則奮 兵革之士樂戰 久於行陣衆試所習 枯槁之士宿名 留意高名 法律之士廣治 欲展治法 禮教之士敬容 修飾禮貌 仁義之士貴際 重在交際○九種人又一樣敘法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非其業之所在意氣有所不注焉則不來親比兩種人又一樣敘法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得所著則精神鼓舞兩種人又一樣敘法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 出衆爲尤 則夸者悲 失所素恃不免憂悲

兩種人又一樣敘法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附勢小人喜爲變詐

遭際見用則乘勢以逞其機械技養生事一種人又一樣敘法此順比於歲皆隨時相逐不物於易

者也各囿於一物不能相易者也是倒裝句法與上文皆陷於物者也句是一樣意思○將十六種人又一束馳其

形性潛汩沒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四句又作一總束○止兩字一嘆

一筆寫出十九種人情溺於所向各不自禁波靡一生無由

拔腳真覺可哂可涕○句調參差錯換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無的而中便爲善射則皆羿矣可乎○借皆羿引下皆堯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

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惠子亦自是者故以爲可莊子曰然

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龍也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

邪乘惠子答應卻轉一語打進既可皆堯便無歸是矣魯遽帶一語引起文法最逸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不煩火也極寒之時鼎可自熱而夏造冰矣極暑之時冰可立成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二氣不難相召也遽以弟子所能爲非道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弟子言氣之相召者遽示以音之相動者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去異地鼓之而宮角相應律無弗同此魯遽所自謂是道者也○奉宮角以該五音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此莊子駁魯遽之道未足爲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姑就一瑟言之當其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爲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哉蓋五音可旋相爲宮今所改一弦便爲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問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正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誇其第子自謂精微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可見在人則見以爲非在己則見以爲是究之相等耳○此等非知音者不解何怪舊註之夢夢且若是者邪惠子與四人各是所是而究無公是毋乃如魯遽邪我一句應轉或者若魯遽句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壓也以聲名譽而未始吾非也則奚

若矣（言四家皆以我爲是則何如矣蓋因上文莊子言都差不多此惠子自矜己終是也）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蹢與躅同蹢子足殘而行步蹢躅之子齊人殘其子足使蹢躅於宋爲彼閽人以爲閽不須完人故也○可謂不愛其子矣）其求鈃（音肩）鐘也以束縛（鈃鐘長頸小鐘也束縛之恐鐘損也○可謂能愛鐘矣）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唐喪也蓋唐有荒唐無著之義故可作喪亡字用也唐子者流喪之子求之未始出域不急於求也○可謂不愛其子矣）有遺類矣（愛子不如愛鐘豈非於推類之道有遺乎而齊人不自知其非也喻惠子與四子正相類耳乃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其與齊人之用心等耳○將不愛子變作兩意將愛鐘夾在中間皆故爲此錯落跌宕之句）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麗同）於岑（音隱岸也）而足以造於怨也（又就題關上變出楚人一喻出奇無窮言楚人之蹢閽而寄於舟者忘舟人載之之德乃於無人時與之鬭殊不知此時舟尚未會著岸則正少舟人不得而乃與之鬭則後足造怨而已何益乎喻言學者先須師長之力既乃與之角觭殊不知己尚未會登道岸徒鬭罪而已此蓋莊子自占地步深斥惠子也）緐文一喻如許信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止明自是者究竟與人不

(達耳)齊人一喻如許佶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此明人之用心不自見其非耳)楚人一喻如許佶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此明學尚未至輕與長者爭辯耳)眞是鬼神於文略略搖筆便令人目眩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音惡白土)漫(塗也)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人名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捷聽任手也盡也)而斲之盡堊而不傷(寫得妙絕)郢人立不失容(妙絕無端一喻使人未測所謂)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可謂好奇)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質者施技之地也郢人是也逕意止此一句)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之言矣

鍾期死伯牙不復彈郢人死匠石不復斲惠施死莊子無與言嗚呼人生在世雖挾絶技又惡可以獨適乎哉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下病字言危也)可不諱云(言不可復

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子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比數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亦逆意）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畔此處漏一不字也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與之相忘下不畔者洸愛眾故在己下者不見德而亦不忍畔之）愧不若黃帝（故上忘）而哀不已若者（故下不畔）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勿已則隰朋可

隰朋幾乎合道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驚懼貌）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狙才敏捷足以應給）搏捷

矢能捷矢接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見執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捷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甘困苦也辭顯就鋤驕也三年而國人稱之

狙以見巧速禍古今網罟中人大率皆狙類也若顏不疑者可謂勇於進德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言其出類拔萃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齊君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爲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逐外喪眞吾又悲夫悲人者亦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亦自喪也

凡有一念累心即同自喪其後而日遠矣久之累心盡遣乃今有此槁骸死灰之象也起手與齊物論所引略同顏成子即顏成子游也下文則甚明淺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蒸會之際正乞言德道時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上用言字挑此故用數言字播弄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不須言也孫叔敖甘寢高臥秉羽文舞而郢人投兵不須言也丘願有喙三尺喙者言之具然喙不能言也有喙三尺則不言而甚有言之具即不言之言也○二子導孔子言孔子就二子當身指點謂子大夫皆有不言之教何獨丘而在於言乎斗用縣語煞住峭絕彼像放之謂不道之道此孔子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非見德者所能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善辯者所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以名相標凶德也故

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無所營求而無所不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己責於物故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不費心於揣摩）大人之誠（彼之以下莊子發明也）

就仲尼不貴言處推而廣之大道之無爲明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俗作閫）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女何足以識之而

稠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之祥禍者盡於酒肉之間夫酒肉固入於鼻口矣若所以致此者必有故汝不知也○特用酒肉入於鼻口字寫得都隔不堪吾未嘗爲牧而牂牧羊生於奧室西南隅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室東北隅若汝勿怪驚異何邪分明化詩經不狩不獲二句而用意各妙○不求之而得豈不深可怪異乎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順天自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地自養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凡此十句是與子修道毫未嘗有干于滌之行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然者居然也今居然得飲食之報是不牧而牂生不田而鶉生宎是可怪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此事之常也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則非己所致近於天危我家乎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稠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illegible]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

而終渠公當是齊君或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嘗君門之銜爲謁者也故曰與國君同食也九方歅之言與子綦之言一一齊都驗令人絕倒

無怪行而有怪徵則爲不祥常訝今之酒肉一生安享富貴者豈以其本有怪行便得無事邪嗚呼非分之福子綦之子猶不能以全受況下此者乎微子綦一番至論誰爲於炎熱中映之冰壺者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育物之意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即重利盜跖意貪貪加禽者之貪得猶言貪濊也是仁義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覕同瞥瞥過目也一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乎夫堯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不矜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

物各有情欲一以我之仁義之見治之所遺多矣譬猶一覞

妙妙

有暖姝者温柔妖媚有濡需者因循偷安有卷婁者拘攣跼痒○旁下三句甚奇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不知其孤陋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爲境所囿此其所爲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童土

(不毛之土)曰蓲得其來之澤(冀人來歸舜則瘠土成沃)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自取勤苦)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眾雖至而已則不與親比)不比則不利也(不與親比則人亦不以為利而就之)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猶融)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就卷)

(要句拖發一段正論)

三樣色目甚新不是好為尖巧止是鄙夷俗學耳

於蟻棄知(蟻猶有知也)於魚得計(魚則相忘矣)於羊棄意(羊猶有意也)以目視目(無所視)以耳聽耳(無所聽)以心復心(無所用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循者與變推移○諸本俱作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惟王元澤本如此從之)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之字當作人字)不以人入天(任自然不貴有心也)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未嘗執定得失各隨其時)藥也(插喻)其實堇也烏頭桔梗也雞廱(雍)也(芡實)豕零也(猪苓)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藥有)

君臣佐使各因症候以一件為君其詳不可枚舉得失之各因其時與此正同故眞人不執也

首三句影意甚奇下面接得明切總是要無心耳天下之理有心則滯眞人一味圓通無礙時為帝一喻誠妙論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明於謀國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暗於全身故曰鴟目有所適能夜而不能晝鶴脛有所節能長而不能短解之也則悲偏成於性故也○此見有所能者必有所拙未能無所不可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吹曬能令水耗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其字當作有字攖也恃源而往者也風日一過且有損今卽使守定在此而河亦不覺其相攖者以恃源而往水自不損故也○此見其本全者則無所不可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定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三者皆自然相附故定也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外有所能也其於府內腑也殆四者皆役於外以見所長故危也殆之成也不給改猶不及改禍之

長也茲萃（日積也）其反也緣功（欲反自然須循學力）其果也待久（卽果於自克亦待日久言敗之速救之道）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人猶自貴所能不知其殆之難救可悲也）故有亡國戮民無已（已受禍而猶矜能不已）不知問是也（不知審問於是故也）

凡外見所能者皆內有不足者也內有不足則損之者至矣

恃源而往斯物莫能傷學道人須討得源頭所在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音輾）而後善博也（足之踐地無多必恃所不踐處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博遠也舉此以況下知之不貴端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必有不盡之知然後天真不盡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知此等處方為真知其他之知見何足云）大一通之大陰解之（解紛擾）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盡淨之中而有天倪）循有照（循變之際而有覺照）冥有樞（冥默之地而有樞要）始有彼（太始之地而有彼端）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自然之悟）其

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無心之知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此欲問道不可以有崖道無崖也而不可以無崖道又非無崖也頡音戛黠也滑有實頡滑不可係執而確有實理古今不代同貸而不可以虧古今不相借貸而又無少虧欠則不可謂有大揚搉乎如此言道可不謂大闡其趣乎不闔同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何不考問乎此而坐守其惑為以不惑我解惑人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天下猶可同明此道

接上一段推言之人皆恃其知見欲以窮盡天下聰明日費而天眞愈喪豈知不知之際有道在乎故知須得其大者而小知不足務也乃大知亚妙於不用知悟此則於道奚惑之有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則陽

則陽彭陽之字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復求果薦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陡引一人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音觸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以此為安居也陡引公閱休及詳之乃是如此人物令求薦者失笑○忽頓住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故意巧陪一句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知不自許句以之神其交自無期許之骨而委婉以妙乎交人之術固顛冥顛倒昏冥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夷德也此段又且譏評夷節不責求薦者止將薦者之人品鄙薄一番敲弓驚絃最嚴最冷○又頓住夫凍者假衣於春病在凍者

不知熱之可畏暍者反冬乎冷風病在暍者不知寒之可畏暍音謁中暑病也反於冬而樂向冷風夫

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二句言楚王暴厲之威可畏如

此非夫佞人一樣人正德又一樣人其孰能撓焉佞人善於逢迎正德使物自化或皆能不

畏暴厲非此二樣人孰敢攖其鋒乎今彭陽欲使己于楚王是病在貪富貴者不知暴厲之可畏也喻意甚明舊解此等處俱

不知所謂況其他乎○此段上拼夷節下渡閱休然貪病昏顯已當面賜教彭陽矣故聖人其窮也使家

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為卑牧其於物也與之

為娛矣與物偕適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通彼而不喪我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使人於己不啻父子之相親甚言其

飲人以和也○此段言聖人之德如此正申明正德者乃可不畏暴厲之意也須知止是旁意詳後大註彼指公閱休其

乎其音基二字助語辭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忽援入公閱休有化人之德而歸居江山乃閒其所施而

不用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無其德者且欲輕犯暴厲以貪富貴有其德而甯甘退閒豈不與人

心相去之遠乎故曰待公閱休言公閱休有化人之德楚王之暴須待他去雖譯前言我不若公閱休為此故

也○看他口說待公閱休實在將公閱休之抱德高閒敷陳一番與彭陽之干進對照使他立刻冰冷勝似一場搶白也

彭陽求他薦刻即開口說我不若公閱休將謂閱休不知是何等巧宦人及寫來卻分外清高便輕輕頓住接手便轉說吾又不若夷節將謂夷節與公閱休定是一例人及寫來卻甚可鄙薄又輕輕頓住劈入凍者一段不知是譏彈夷節不知是譏彈彭陽便聽者自家理會干進已是大病況干進於暴主之前豈非病昏而然乎除非是佞人以術迎之除非是正德以道化之二者之外彭陽固斷不宜干他人亦斷不敢薦也佞人一邊固不足道其實有上面一番鄙薄已暗使夷節承當了去正德一邊將聖人一段申寫便忽用彼其數句接入公閱休分明是先將彭陽提佞人後將閱休承正德中間佞人正德便如連環之鎖絕妙章法變化也寫公閱休有

兩意寫他盛德足以化人或可與楚王接譚是旁意寫他高閒不入世趨於人心相違是正意大約俱作閃爍透射之筆似乎蘊藉實在嚴冷之至也曲折間鋒芒刺人是一篇妙絕國策文字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綢繆事理轇轕處也聖人能達之周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性之也復命靜也搖作動也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聖人動靜皆依乎天所謂不知其然也而人則以為非聖人不能耳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世人用心憂知慮之少而所行究竟無多時命所限莫如之何豈若聖人天然之妙哉生而美者插喻人與之鑑美不自見待人告之故日人與之鑑不告而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寫美貌人自家只是渾渾然妙妙其可喜也終無已惟其渾忘故其美常在人之好之亦無已人亦常好之性也惟性成故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人則從而命之也不告則不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惟其渾忘故德常在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成故也

凡出於性者自然渾忘自然可久將美人襯聖德取譬甚妙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以故鄉喻本性雖使丘陵草木之緡音吻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緡與脗同脗合也雖丘陵草木之合蔽舊鄉者十分有九望之猶自暢然喻物累之入心者雖多偶見本性猶自欣快也本以丘陵草木喻物累故不覺下一入字況見見聞聞者也況見所得見聞所得聞親遇本性其快又當何如○下喻言之以十仞之臺縣同懸眾間者也其超然物表如懸高臺於眾際一塵不染暢快無比誰得蔽之者乎○譬喻陡住

與徐無鬼之論同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之義妙妙圓轉無定而莫非此中所以隨在自成若直言之便是時中二字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形容環中闔嘗舍之闔同曷無時離中此冉相氏合中之妙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天即自然之中道也環中之妙全在無心若一有心名爲師天則不得師天究歸於逐物矣其以爲事也若之何此有心事此者今且如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無心如此與世偕行而不替日與世伍而中無間斷所行之備而不洫洫消也所行博備而中不消鑠○得中如此其合之也若之何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特分兩等人與人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司御門尹官名登恆或是有道人聊假是說湯任名職須登恆爲師以化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從師貴不囿於師乃可得環中隨成之道上文師天而不得師者是囿於師也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若爲之而立一主名日我今師天則因此便滋出許多嬴餘之法上文與物皆偕是也加此則先滯於名繼滯於法是得其兩見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不欲求中反滋紛擾將何以化之仲尼贊易日天下何思何慮是盡慮也須以此爲師而化之容成氏日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上句與下句絕妙古諺歲者日所積也若除去日子更何有歲外者內所形也苟內先無得更何有外可見環中者內必無心以握樞故外能隨感以任化故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若一落名相內先亡矣外何能合道哉

此段最爲奧澁姑以意疏之司御登恒俱無可考

魏瑩（梁惠王）與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犀首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焦苦也）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忌齊將）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蘇秦）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罪人爲役夫者）人之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去聲）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胥靡何惜已築之城犀首乃欲傾可王之基是亂人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營心於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則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足言況讎怨乎）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子聞華子求道之言故引戴晉人見之於王戴晉人有道者也此處亦徑可直出晉人妙論却故借惠子一層爲上文添波）戴晉人曰有所謂蝸

音瓜者君知之乎曰然君應之下文又晉人言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觸者爭也蠻者蠢也寓意爭競無知也郎二國名意已了然可知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地也尸數也旬日也皆二氏自見其然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以遊心無窮者而反觀海內相通之境眇然似有似無君知之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魏都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此時罔想刺客騁怨眞可失笑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音鴞吹聲吹劍首者吷音血細聲而已矣管孔稍大吹之猶有嗃然一聲劍首之環孔甚小吹之吷然氣過無甚聲可聞也取喻焉甚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其細會不足聞

一層進似一層如雲之冉冉而起至晉人所云則海濶天空開人無限識量矣晉人之論既妙又得惠子末後一番縇染愈見其妙也○高道堯舜譬猶一吷絕頂大言出之輕妙李太白詩云下士大笑如蒼蠅聲從此脫去已是第二籌矣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名）之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升屋之極蓋覆屋也）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稯音總同穗禾聚束也當是指其束草覆屋因問此何如人也）仲尼曰是聖人僕（猶徒）也是自埋（猶隱）於民自藏於畔（田間）其聲銷（迷名）其志無窮（志大）其口雖言心未嘗言（忘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避俗）是陸沉者也（不消遯人避世而已成隱遯如無水而自沉也奇語）是其市南宜僚邪（夫子素聞其人○連用四是字律律然若不勝口）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相知）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爲丘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又四押也字）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

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言僚必避去子路往覘之其室虛矣果避

陸沉二字人往往誤用須詳此處取義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變而齊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爲以馳鶩眾事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芽孽爲性萑葦叢生藏性如禾之稊稗即孟子茅塞之意蒹葭即上萑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擢亂也吾性欲惡既萌與官形表裏相助而因以亂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便溺也是[illegible]與性亂則和氣傷而諸病作矣

鹵莽滅裂之病爲千古學人炯鑑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皆如此而已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罪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離同罹之妙語險語言天下人行且盡罹於罪乎其先焉者也曰莫爲盜莫爲殺人又言不是爲盜乎不是爲殺人乎詢其罪所坐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究其源而歸咎於上之人之陷之也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一形猶人有失其形猶生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故隱其事而以不識者爲愚大爲難而罪不敢大爲所難而以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而罰不勝過重其任而於不勝者加罰遠其塗而誅不至遠其限程而於不至者加誅○四句寫盡末世煩苛不情民至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盡上行下效耳夫力不足則僞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憫然惻然言不能徒責之民也單明盜一句而兼僞兩句可知

曾子語陽膚一節古今以爲至痛此又詳切陳之勝於監門之哭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不囿於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德與日俱新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今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再進一年必又以今爲非則今所謂是不且同於昔之非乎見道之無窮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知恃其所不知者纔是眞知夫知之所不知者上二句所言莫見者是也可不謂大疑乎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不知之理古今孰能外之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贊無所逃之言必然無疑也

大道無窮方見爲是者旋見爲非然則人之知何足據乎不

知之地大本在焉欲孫解人惟伯玉之與年俱化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交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亦曰靈有美惡兩義故書之）大弢曰是（此謚）因是（此人）也（言正如子所言）因公之爲人而謚之（此主惡一邊說靈字）○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浴器）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史鰌奉御物而進公之處所公使人代捧所奉幣又使人扶翼之蓋敬其賢也）其慢（淫恣）若彼之甚也（三妻同浴）見賢人若此其肅也（致敬史鰌）是其所以爲靈公也（此兼美惡說靈字）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同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二句銘語蓋舊藏之家言子孫不足憑恃故靈公得奪此冢也里字與上子字叶古韻窀穸爲蒿里俗本作埋字非是）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即石槨所銘公謚已定於未生之前二子紛紛辨美惡豈知凡事皆出於天然乎）

諸侯一證何與大事猶且天先定之天下何事更須人爲乎

故有道者一任自然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太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今說其丘某里如何是合言其風俗也合異以爲同合十百爲丘里散同以爲異散丘里爲十百○天下之理皆如此也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妙喻散指馬之百體不得便爲馬也而馬現在當前者合此百體而立之則爲馬矣可見合異爲同方能見道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殊途同歸大人之學也老子亦日公乃王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心爲天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存主而無偏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矩行爲天下達道故由中出者得正理而物不能矩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賜則私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材一本訣殊材字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道準同不得而名○以上三句況此

一句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道妙如此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言私執不得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禍福渾然互爲倚伏失意中藏有好處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若殉已情未免異向豈知期必者反不可必乎面向也正期也如孟子而勿正之正○六句見始終變化無定不可執異也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百材不同而同歸於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木石不同而同生於壇○皆言合異爲同也此之謂丘里之言丘里之言是合異爲同如此而已

天下萬事萬物萬變萬化其異非巧歷所能數然同是道而已看不破則絲分縷析各據而未有已看得破則一以貫之而已借丘里之言發出渾同之道可謂即小悟大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名之爲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於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此設一喻以見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道爲天地

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形不可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爲無偶也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譬如萬物的萬字是不可數而約略數之便於稱謂耳若道之大更無從指稱故亦借一道字約略號之者耳豈眞如一件物之事可名爲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既有道之名便不可與無名比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如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

道德經開口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讀此一段便是其透徹註解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疑不可名爲道則萬物以何爲本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同矯起雌雄片同胖合於是庸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猶相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四時之相理橋運五行橋所以續道者五行之運相續故曰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以上云云不過極盡物態而已覩道

之人不隨（猶追究也）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知其無端任其自然也）此議之所止（烏可妄言萬物起於何處哉）

道之循環無端不可得其終不可得其始也若欲窮究所起便是以有端測之矣故但言循環之妙此外無容擬議也

少知曰季真（人名）之莫為（莫之為言無有主也）接子（人名）之或使（或使之言有為主也）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誰正得其實）孰偏於其理（孰偏執於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雖智者不能以言語解讀其自化之妙）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又不能意度其所將欲為之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斯剖斷也詩斧以斯之是也一鳴一吠尚不能明其所以然則細細斯析將去小至莫破大至莫載豈可復容言讀意測耶）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二說猶著於物累終是立言之過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兩皆有過）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說實則是物之所處也此或使之說之過也）無名無實在物

之虛（說虛則是物著空也此莫為之說之過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抵可以言議可以意測者以之言道愈疏遠也）未生不可忌（猶禁）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此所以不容以意言測也）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二說乃開後人疑端）吾觀之本其往無窮（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窮不知何始也）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不知何終也）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唯泯於無言斯合乎物理耳）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今此二說皆言之所從也茲者是未免著於物也）道不可有（不可有言）有不可無（一有便不能無矣）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字之曰道乃借為稱呼豈真有名可言哉）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二說既未免著於物安能及大方家哉）言而足（悟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迷者）則終日言而盡物道（足者）物（不足者）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悟與不悟俱不在言默之間也）非言非默議其有極（離乎言默以求道此至論也）

季真之言虛虛則是物自為物也接子之言實實則是有物

爲主也此二家皆未免於物終不是道也道者有而實無無而實有一落名言便覺有滯故欲於語默之外求之也○此四段皆擬爲問答一段深似一段少知寓言少所知之人也太公調曰寓言公共無私見與道相調合也

南華經解卷二十五終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外物

外物不可必（立一句作冒）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善不可為）惡來死桀紂亡（惡不可為○善惡均於彼禍不可必一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主欲忠臣而忠遭主戮不可必二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親欲子孝而孝被親疑不可必三也）木與木相摩則然（然俗作燃同類之火）金與火相守則流（相克之火）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同駭駭動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五句空中之火○一火之患畧舉之便有三樣不可必四也○看他四段小文字各極參差跌宕之妙○此段獨以火言者為下文心火引子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外物不可必加此而

人之用心則有不能自釋者兩陷指下利害兩端害固害也利亦有害也故憂兩陷而莫逃也有字一提一氣直至利害二句螴蜳音陳敦不安貌不得成不安則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懸於天地之間慰暋音昏沈屯皆心下煩鬱貌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兩端交戰焦火內熱○上四句皆形容憂心直起至此二句言總因利害兩端交戰而生火也眾人焚和嘆世人盡皆如上文生火焚身中和氣月固不勝火月者喻清明本性也又何堪火之燔灼乎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氣與性俱受火傷於是乎頹然驟壞天理盡而生機熄矣嗚呼古今萬萬人未有不死於焚灼中者也止三句便道盡了無常孽相哀哉

寫不可必作四句頓挫讀之鏗然璆然寫憂心生火至今讀之猶有煙氣寫熾火之後未幾灰燼合普天下一齊下淚○同在不可必中眾人處之不啻地獄不知既明言外物不可必矣憂他又有何用可見古今惟學道人最討便宜落得此一團和氣一片明心清風朗月猶夷受用生時星火不犯死後倒得個薪盡火傳何至終日煎熬未幾僨盡哉此莊子言

外物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字言如此便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一喩陡住正意不消更我最有餘韻舊解曰人之於道譬如魚之於水不可須臾離苟自喪失而緩緩求濟於外來豈有及哉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大黑綸也五十犗音介犗牛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同陷沒而

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猶剖）而腊之（腊之為乾脯也）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輇同詮評品也）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小綸）趣灌瀆（小水）守鯢鮒（小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縣令猶賞格也）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於經世亦遠矣（鎖句）一

小具不足以大獲猶小材不能得大道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問天）（將明發冢事何如也）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指死者）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也墓田）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笑其貪吝也○又歌詩以譏死者見個儒者做事絕倒）接其鬢壓（音葉按也）其顪（音誨頤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開也）其頰（四句皆儒侵死者也將儒以二字押在中間倩甚）無傷口中珠（手方取之口又致慎為得好笑）

所事者詩禮而爲發冢之行甚言僞儒之託斯文而爲穢行也末學之不足恃如此○專寫師弟相爲謀利以貪鄙行殘忍以殘忍成貪鄙讀之使人噴飯○詩議死者甚妙然今日公又何爲邪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採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上身長)而趨(同促)下(下身短)末(頭也)僂(短貌頭短也)而後耳(耳不見耳)視若營四海(營自憂也)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矜持之行)與汝容知(智慧之貌)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學)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傲然輕於貽禍言仲尼知憂一世不知流害萬世也甚見矜知之人不足治世)抑(轉詰之)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將爲貧而爲此欲求售耶抑智不及照耶)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庸人)之行進(務此)焉耳(施惡以博人歡而傲世乃行之醜者惟庸人或務此耳)相引以名(外偏)

聲譽相結以隱內要人心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堯正能引名結隱者桀反此故一譽之一非之不知其無當於道也反反覆無非傷也動妄動無非邪也其忠如此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聖人不得已而應故每有成功何不法之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何故終身載此矜知以行邪何法崎遥

覩若營四海便是多事去做躊躇以興事則感而後應而已

借重夫子以警世人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主也路淵名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音趄人名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每占必鑽龜片占七十二次皆驗也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二句推類寄慨）雖有至知（智）萬人謀之（恐明有所不到也）魚不畏網（暗於大）而畏鵜鶘（明於小）去小知（智）而大知（智）明去善（不自恃）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同碩）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神龜昧於全身則雖七十二鑽之智皆小智耳與魚何異此可爲多智者鑑也若嬰兒之無知而有良能其學道者之師與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下也掘也）之至（一作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與徐無鬼篇恃其所不躧意同此更醒目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能自適則竟適矣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不能自適則竟不適矣夫流遁之志甘於逐物者是一等人決絕之行果於棄世者又是一等人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與二者皆非有道所爲覆墜而不反決絕者火馳而不顧流遁者雖相與爲君臣句時也盛世則貴決絕者而盛流遁者衰世則反是是相與爲君臣各因其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盛衰之世更易一番則二者等耳故曰至人不留行焉不留意行此非至知厚德之任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則意有畸向皆小儒之見耳且古人今人同逐波流又何偏尚乎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教固不狗而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分別於彼此至人眾中之妙不爲流遁之卑靡亦不爲決絕之高蹈所以逍遙自適而無一念之累眞能遊者也并好高尊古一念總是偏係之累一概不署方爲能遊[illegible]

子眼如海睛所似竅空

目徹徹通也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同羶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

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塞哽而不止則跈音茶相騰踐也跈則害眾

生因句總由壅字之害物之有知者恃息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不得中和也用莊典以殷

神春殷字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竅以通息天之穿於人身無止歇時人則顧

塞其竇乃人反以嗜慾塞其通天之竇耳胞有重閬閬空曠也胞腹中有重重空曠之處心有天

遊再進而心必有開處以適天機此見天穿之妙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勃谿逼塞相乘也蓋

勃爭也谿空也爭踐空處也謂無餘地則尊卑逼塞相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鑿六根之鑿

性者也無問適處則六根用事何奪性○一反見人塞之害也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妙論至論大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今見丘林之聽而喜者由平日胸次逼窄

禪明不勝故也二句罕譬而合康樂諸公當深自負慚

天下妙用都在空處涉世者悟此則遊刃有餘內養家悟此

則白日飛舉然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此亦可知無用之用也

德溢乎名德之溢外由於名彰名溢乎暴名之溢外由於表暴謀稽乎誸音賢急也急而後考謀知智出乎爭爭而後勝智柴生乎守梗塞生於執一官事果猶滯意乎眾宜管事多也藏任滯於出位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用銚鎒之功遂物之自然之生者過半而人不知到同倒

此節皆言有爲則傷自然之德

靜默夫一作然非可以補病靜默則神氣來復故可以補病也眥音恣目際搣音血搣也可以休老眥搣蓋養生之術按眞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揜眼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又披妙發紋可以沐浴老容故曰當處可以休老也出[illegible]求甯可以止遽甯定則心閒泰可以止迫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斯[illegible]勞者以自[illegible]之方耳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本能佚者不事此故不關○一[illegible]上三句段[illegible]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

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駭同)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四胃皆甚言所造深者不屑爲其淺也)

首三句養生家奉爲金鍼今都置不足道然精微處卻仍不曾戎破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居喪毀瘠)爵爲官師(旌其孝行)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襲官師之迹而加甚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同蹲)於窾水諸侯弔之(弔其苦也他襲由光之迹而加甚也)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自投仆於河狄又襲他之迹而愈甚也) 荃(魚笱)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兔罟也係其脚故云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喻迹之不貴以況下句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從來後學只是相襲成風所取師者糟粕耳此段為之去盡宿習

南華經解卷二十六終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寓言

寓言十九寄寓之言十居其九重言十七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隨器摹寫如水在巵則日新者皆是和以天倪者不以己與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託一事以論此事親父不爲其子媒薦引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喩藉外言之則易信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是我故爲支離因人情難於直陳耳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人情如此此所以大半須寓言也○一段明寓言

重言十七所以已止言也是爲耆艾引重一人以比辯者其人蓋前輩也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所重乎耆艾者年高而有道者也若年固先於人而胸無抱負徒以期頤之年稱爲耆者是豈足爲先乎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不能盡人

之道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人字奇猶老朽也此等人何足引重明己所徵皆耆賢也○一段明重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隨事理曼衍所在而寫之於言日出之以消遣歲月也不言則齊理歸於一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不若一概無言言無言一概無言不是喑啞只是言而無言耳終身言未嘗言無一字直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其理已顯也○正卮言之妙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根由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此物態之各變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隨器措言不以我與也如是則言猶無言矣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無言之言故可傳萬久○一段明卮言物皆種也皆有種類以不同形相禪各以其類禪於無窮始卒若環循環莫得其倫無端是謂天均此乃天理之均徧無所不在者天均者天倪也數句又特解天倪○天倪卽是天均卮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普徧所在因物付形耳此卮言二字取義之妙也

將一部著書之法[illegible]列於此蓋莊子仙才便有此三樣用筆以顛倒古今文人獨怪此處已明明揭破而學者獨顛倒其中余覽前後註莊者數十家無一人不如入八陣而眩於其變化登迷樓而惘然其路逕也嗚呼南華老仙天機固自嗥噪浩蕩乃明已揭破而猶不能讀豈能免於作者之揶揄邪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疑孔子勤勞心志從事於多知未得為化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孔子云（引孔子雅言）夫受才（美才）乎大本（生初）復靈以生（又能不損其靈慧以生）鳴而當律（聲爲律）言而當法（言有物）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心能辨）直（猶但）服人之口而已矣（有上五句之美才但能服人之口角而已）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逆也）立定天下之定（必不恃其才而使人心服）

不敢與我相迕而立乃為定天下之定理也○孔子雅言如此己乎己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此莊子深服不如孔子也

讀此段可知莊子推仰吾夫子之至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變也）曰吾及親仕三釜（祿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祿多）不洎（不及奉親也）吾心悲（此曾子自言心再化之故）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縣係）其罪乎（為親而仕心無係祿之罪）曰既已縣矣（己縣係於祿養）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縣解者哀樂不能入）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一作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透極之論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去世法）二年而從（不自執）三年而通（無畛域）四年而物（化物我）五年而來（自有得）六年而鬼入（神來舍）七年而天成（合自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一死生）九

年而大妙化不可知生有為死也有為則死勸公設為勸人之語加下二句以其死也有自也由有為故也而生陽死為陰生為陽也無自也化之自然無為故也而果然乎轉一語上所勸人者果是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誰是快意者誰是不快意者又惡用分別生死之故哉天有歷數天有氣運地有人據地有方隅吾惡乎求之總不可測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皆極言其不可測以見不如任之也此皆大妙時解會更進於生一層者也

子游自叙學以年進幾與吾夫子吾十有五章爭美而年德之變化更捷彼何如人者邪

衆罔兩影外微陰問於景景同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束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罔兩每有數層故疊稱之奚稍問也稍猶率爾之義言何率爾而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雖有影而不自知其然予蜩甲也蛇蛻也臨附乎形有如二物似之而非也然甲與蛻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非火與日吾屯也得火日之光則影屯聚而顯陰與夜吾代也陰夜無光則影散去而藏如代之休息然○妙語彼句指形也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況罔兩又待影乎彼形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健動也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即一句以明上二句俱不可致詰罔兩待影影待形形遂能無待邪造化推遷生其中者孰不爲罔兩與影邪讀之消去大半悍氣○與齊物篇一段相似火日陰夜二語便畫盡了影字又彼處所無彼處引喻止取數句又成彼處之妙

陽子居姓陽名我字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居邀老子於沛郊至於梁沛郊地名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

老子曰而（而）睢睢（仰目）盱盱（張目皆傲視貌）而誰與居（傲則人遠之）大白若辱（常若有玷）盛德若不足（皆言自謙晦也）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將送也）○其家公執席（二）妻執巾櫛（三）舍者避席（四）煬者避竈（五）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以一收五称妙陽子學謙晦人乃相忘也○特寫此一節事與誰與居一句相映）

有若無實若虛二句此一節便是榜樣○東坡以此篇之終接列御寇爲一篇其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皆僞作欲去之又曰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東坡論四篇之僞確不可易但雜篇既未嘗分章名篇則欲以此篇合列御寇爲一又不必矣今以列御寇仍自爲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則離而附之於末云

南華經解卷二十七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猶何故也）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𩟄而五𩟄先饋（賣𩟄家致敬先饋其半不敢受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內之成心積而不化）形諜成光（形卽洩之而成光儀於外諜乃偵彼事而洩之於此者也）以外鎭（服）人心使人輕乎貴老（使人易以尊長敬己）而𩐋其所患（𩐋俗虀字循本云猶醃也蓋虀乃菹菜內之過稱蘊菜成虀有醷字之意也言虀爟如此乃醷䄡之本也○虀俗作齏通俗又作蓋非是）夫𩟄人特爲食羮之貨無多餘之贏（列子多字上有無字今從之）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二句言萬乘之主）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彼自己勞盡將委而責之於我此所謂鑿其所患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贊其能反觀汝處己音以人將保汝矣言汝之為人但安居人亦將保聚而來親乎汝也○欲深勘列子先下此句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保汝之言果驗寫得有境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豎也杖蹙之乎頤豎杖抵頷蹙言抵而皮皺立有間不言而出賓同儐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轉筆輕妙而爾焉用之猶此感豫出異也何用此感人懽必自為表異乎必且有感搖而爾本性一作才非又無謂也若必表異感人止有損無益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無忠告者彼所小言盡人毒也乃言相推為毒耳不足為藥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既無忠言覺悟汝者而何為致詰於汝者乎相孰言難而詰其誰何也巧者勞而知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則與列子以藥石

也○句法迴如流水歸結在一虛字妙妙

與前篇陽子居一段是一副神理而話機各妙

鄭人緩（人名）也呻吟（誦讀吟詠）裘氏之地祇（猶止）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河水浸入旁潤及於九里一人富貴餘澤及於三族○橫插二句喻學問既成自必及人也）使其弟墨（上二句引此一句緩以學道成儒又使其弟學墨子）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溺愛少子也弟習墨翟之教故曰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忿不見功於父）其父夢之曰使而（爾指父）子（指弟）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闔胡皆何也夢中疊語也）（言成弟學業皆己之功也父何嘗知弟好處既成為美材矣誰實使之而父乃助彼而忘我乎○皆言緩自負功也以下莊子斷之）夫造物者之報（猶成）人也不報其人（不依人事）而報其人之天（但依天性）夫人以己為有彼（彼有如是之性）故使彼（故使習彼○然則緩弟之成墨乃弟之天性自宜墨耳）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指緩以己為獨能成就人而懟其父不知弟之性乃出於天也○夢中斥父為爾是賤其親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譬如齊人穿井據為己功而捽去飲者亦不知泉之出於天也）故

曰今之世皆緩也皆貪天之功以為己有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稍有一得之能者且不測其能然之故況有道者乎皆言出於天之自然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以不可知者而邀為己功是遁天而自賊也如緩之忿忿即其刑也聖人安其所安自然之理不安其所不安人為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凡物皆各得於天以自成故聖人於天下因其自然而不以我與焉今或不知物之莫外乎天而為師則以成材為功為君則以化物為功甚且至於爭忿自賊者不可以屈指計也

曰今世皆緩非虛語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與天為徒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與人為徒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人姓名泙字平學屠龍於支離益人名單同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以理之可必者而猶居以不必之必則爭何由起乎兵者所以爭也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以理之未必然者而各必其所爲則乖爭生矣順於兵故行有求徇於兵爭故動則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然兵不可恃也

小夫之知智不離苞苴竿牘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竿牘古人以竹簡爲書相問遺也喻所見粗淺○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何不知太初見小者不能合大道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出於虛發泄乎大淸歸於虛悲哉乎汝爲知智在毫毛嘆見小者而不知大寧大寧者無爲自然之理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秦王說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同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音聝面也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

長也〔商蓋以騶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癤也〕得車一乘舐〔音市舌取物也〕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極言其以卑汚于澤〕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同楨〕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羽有自然之文彩飾而畫之則務人巧〕從事華辭以支為首〔不本也〕忍性以視〔同示〕民而不知不信〔不知民不信從〕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仲尼〕宜汝與〔仲尼果與汝相宜乎〕汝頤與〔將與之養民乎〕誤而可矣〔脩句〇出於誤則可若認真恐非宜也〕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同示〕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勿用〕難治也〔不足與圖治〕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經〕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同士〕齒之神者勿齒〔古商賈不與士齒今施而不忘則有相市之意與商賈正同雖以名為士而猶之然人之神情終不欲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同小〕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眞人能之離罹同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貌愿謹而志在利益有長若不肖內挾所長貌若不肖有順懁而達貌柔佛而內通事理有堅而縵貌堅剛而內綿弱有緩而釬貌寬緩而內固急釬固金藥也音旱故其就義若渴者進銳其去義若熱退遲○以上皆明厚貌深情有如此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達則易欺故也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易狎故也煩使之而觀其能煩則難理故也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卒則難辨故也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急則易爽故也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則易起貪故也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危易改節故也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易亂度故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雜處易淫故也九徵至不肖人得矣以上觀人情之法也

深透世故之言

正考父一命而傴背曲再命而僂腰曲三命而俯身伏向地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彼人者一命而呂鉅驕貌竊疑呂字或自字之訛自鉅自大也再命而於車上儛也輕狂三命而名諸父呼伯叔之名驕極也孰協唐許唐之許由輕天下藐之而夫屢命益驕豈相合哉浮淺小人寫來一笑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偽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鑿多竅如有睫然誠何如之及其有睫也而內視既有睫則方寸之地伺察多端內視而敗矣紛擾害滋矣凶德有五耳目鼻口心中德心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彼其所不為者也凡心有偏好則訾夫他人之不同為者吡訾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是以窮自恃故也緣循柔順偃佒伏從困畏不若人謙遜三者俱通達不自足故也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偉達於知者肖微物達大命者隨順天達小命者遭安遇此二句只算一件六者皆根內而形外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
取石來鍛之（椎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
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殘食無遺也迸句）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矣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
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
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
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偏也）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不徵也）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爲之使用小智者唯爲物役而已神者徵之任神通者則無所往而不應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用己智入於人溺於人事其功外也則形力逐外也不亦悲乎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下

一部大書之後作此洋洋大篇以爲收尾如史記之有自敘一般遡古道之淵源推末流之散失前作大冒中分五段隱隱以老子及自己收服諸家接古學貫派末用惠子一段止借以反襯自家而已○其體大其色蒼其致淡超世之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所學爲不可加矣

數句提一篇之勢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設問○古之道術一篇眼目曰無乎不在答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所原本○又設問聖即神有所生王即明

有所成皆原於一（又答）

一者道之根也後來老莊都是這個字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第一等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第二等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第三等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見端也）於變化謂之聖人（第四等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第五等人○君子此是道之緒餘）以法爲分（以法度爲分別）以名爲表（以名號爲表率）以操（一作參）爲驗（以所操文書爲徵驗）以稽爲決（以稽考所操而決事）以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分明不爽如是）百官以此相齒（第六等人以此相齒以此爲序也○官職止是刑名）之以事（耕作）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第七等人○庶民止是謀生之計）

約畧天下有七等人見得治方術者便當取法乎上○上四等人皆原於一者也但推極其至有此等殺耳

古之人其備乎（大方之學無所不該此上四等人）配神明醇天地（醇就麗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而末從也係字妙）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又拈三句。所謂備者如此。）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古人之神明不傳而其可見者有三項傳於後○此世史是一項史家所由傳）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士人）縉紳先生（仕人）多能明之（李奇云縉紳縉字本作搢事君者插笏於大帶之間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註明六經。此六經又是一項士子所由傳）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散數又是一項百家所由傳）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一察之明）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設譬）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又譬）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祭祭）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去聲）神明之容

既設譬又找明文法只覺其逸是故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神外王即明也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方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傳至百家去古遠故接來反覆致嘆

精粗一貫本末相該此古人大道之學也乃精微大本不可言傳後學但得其粗者末者以自據則愈趨愈遠矣史家據其典冊士子據其六經百家據其散數嗚呼至於百家尚可言乎其始未嘗不本於古之支流餘裔而濫觴不止分爭乖隔此莊子所以深歎於割裂之禍也○莊子胸中有體用透徹之學所以起處便將神聖明王一問一答此處又點出內聖外王四個字來嗚呼內聖外王之道自伏羲以至孔子又何加焉莊子之談道至矣○此以上段落雖分四節總是全

篇之一大冒頭以下乃詳列諸家見道術將裂之故

不侈於後世不示奢侈不靡於萬物不事靡費不暉於度數不務光華以繩墨自矯應己以約而備世之急應人之勞此儉約勤勞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墨之弟子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大循己見受病應在此二句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以爭鬭為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博求也來具物同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易朽之木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是摧人之性也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是自居於薄也未敗墨子道言我固論之如此亦末足遂廢其教也雖然上一跌又轉故作短折歌而非

歌（人不能無歌而墨翟以為非下二句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三句皆言墨子儒者）是果類乎（果近於人情乎○言墨未敗其　遠而究之纔強不似人情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格當作觳角空也枯瘠無仁之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不近人情）其去王也遠矣（非王者之道）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盛土之器耜掘土之具）而九（同糾）雜天下之川（糾雜使之縱橫相入也）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為三王之首墨子特引之言王道正如此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木屐）蹻（音甲草屐）為服（二句像）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二句勤）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以上墨戒其徒如此）相里（里名）勤（人名）之弟子五侯（弟子名）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人名）已齒（人名）鄧陵子（人名）之屬俱誦

墨經而倍譎不同（尤加倍譎立說不同）相謂別墨（自謂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非彼說）以觭（同奇）偶不仵之辭相應（是一說○奇與偶本別而曰不仵強辯也）以巨子（墨之高弟）為聖人皆願為之尸（欲尸祝之）冀得為其後世（思繼其統）至今不決（絕也其教至今不絕○以上其徒之流派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欲以勸儆風世）其行則非也（流於大過）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相尚）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言亂天下之罪多治天下之功少○此節斷制擒之）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猶美）也（天下美士）將求之不得也（世少此人）雖枯槁

句

不舍也（人不以枯槁而育之）才士也夫（一轉連贊四句下四也字一一夫字津津如不勝口○此節一一放）

掉尾

詳列諸家每段先用數語劈空引起下乃舉其人以實之蓋特作峭逸之筆也○此是第一段⊙墨子已是一偏之教乃其徒又有若干流派道術烏得不裂乎末一轉甚器許墨子

特品之爲才士何等恰稱心地既寬眼界又大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其志之無他此寬柔慈愛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堅又音形）尹文聞其風而說（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似之）接萬物以別宥爲始（以分類宥育爲第一著所以息紛爭而願其安寧也）語心之容（言心驚）命之曰心之行（猶用）以胹合驩（胹者蒸煦之意）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欲人者以此心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必欲人聽已也）故曰上下見厭（人皆厭之）而強見也（猶強欲自表見斷儀掄之）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句）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言我豈圖自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欲以活民命傲彼救世之士耳○述其辭）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不以爲己之故假借物力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述其辭二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此救世以情欲寡淺爲內內以此克己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雖然一轉亦算一放然末句卻不甚贊看他各段分寸

看來宋鈃尹文所涉甚淺亦不甚行於世莊子大半抑之轉放處亦止淡然

公而不黨易坦易而無私決然無主決去係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此坦蕩圓通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悅之齊萬物以爲首以齊萬物爲第一事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不能生其分別如下二句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皆用乃徧教則不至各任

乃至道則無遺者矣兼包也○此所謂齊也是故慎到先以慎到言之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冷者清其熱汰者去其滯皆脫灑之意以為道理以此為道理所在也曰知不知知只如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將少少有知而後亦近於有傷也○到之言如此謑音奚髁音科無任會謑髁不正貌蓋圓轉不任職事也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椎以自柔拍以應節輐去圭角斷去牽滯皆所以與物宛轉也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執是非庶無累也不師知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同巍不倚知識而獨立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飄風迴還無方若羽之旋羽自空而下則旋轉不定若磨石之隧磨之隧道圓轉而出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問何以能無非無過無罪也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惟無譽則亦無非無過無罪矣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只如土塊無知也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以其無知故也）適得怪焉（言但見駭於世而已○以上言慎到詳）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窢音或以字義推之當是穴內之風或若一至[illegible]也）惡可而言（風倘不可得竟況可言乎）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圓[illegible]蒙常自師處魭[illegible]反歸人固無復指目之者然蒙猶不免有意於輐斷未合自然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以上言田駢彭蒙甚畧）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未合自然也一總斷例擒之）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三人皆與聞乎道但不至耳一句掉放）

敘慎到詳田駢止一句又學於彭蒙敘彭蒙又止引其師說詳畧之間即此見彼也斷例斬然甚嚴掉放處又止一句文法甚逸

以本為精以物為麤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此虛玄無為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名喜字公慶聃弟子）老聃

聞其風而說悅之建之以常無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虛空則不毀矣為實實理關尹曰在己無居己無私主形物自著隨物同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皆無心故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同物則和得焉者失自得則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能而隱於不能為天下谿處下待輸有而不積也知其白守其辱潔而不為自深為天下谷居虛受感應而不藏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充足貌而有餘故疊一句其言之其行身也徐安徐也不先故也而不費不先則少事無為也而笑巧無為故哂彼巧者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侵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說到老子獨無貶詞莊子意之所宗也○博大真人絕好品

目[illegible]老聃[illegible]莊子不見此說且敘之於老聃之上豈傳者未必然乎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同體與神明往與往同運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無不包也莫足以歸又不知所歸宿○此逍遙神化之教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悅之以謬悠虛遠之說荒唐放曠之言無端崖渾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無所偏黨不以觭同奇見之也一觭一端也不以一端自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不可與莊語故托之三樣話說是作書根柢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樂也倪端倪也言不樂見端倪於萬物也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同瑰瑋瓌瑋琦玩也而連犿無傷也犿音翻宛轉貌連犿無傷言連綴宛轉不害文理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猶滑稽可觀看莊子自言其書其辭如此彼其充實多所不可有窮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開豁深閎而肆放縱其於宗

也可謂稠（調當作）適而上遂（達也）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用無窮）其來不蛻（來無端）芒乎昧乎（神不可知）未之盡者（人未有能盡其妙者上既言其本言其宗雖然一轉言其應用又如此蓋自謂體用兼妙也）

第五段接敘自已莊子豈自居於諸家之後哉蓋自諸家而遡至於道術之正也一部大書以道術之正自負莊子著作豈特掉弄筆端為箋箋娛世之辭已哉看他詳述自家措筆之故便明教人以讀之之法矣（人猶謂其非堯舜訾孔子固哉）○前三段俱於擒斷後用雖然一轉掉放至老子便不用此法至家自雖然一轉却又是披出一層之法卽此便是文字變化○太史公謂莊子之學要歸本於老子今看莊子與老聃各列一派又且以已據諸家之巔似更進於老子也（細玩[illegible]）段雖然一轉似謂他體用兼妙便是勝於老子處也言外覺老子用處

尚有不足蓋其自占地步如此

惠施多方（多方術也）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厤（同歷）物之意（言不中理但逐一歷物忖度其意耳如下所言是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皆不外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故不可積然卻大至千里化之微而博也）天與地卑（地下有天是迭為卑）山與澤平（山上有澤是勢相平）日方中方睨（昃由中來是方中方昃也昃則可睨故日方睨也）物方生方死（死由生兆是方生方死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同異雜也謂之小同異而已）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則盡同異則盡異乃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謂之南已有分之際）今日適越而昔來（知有越時心已先到）連環可解也（本不相粘何待推碎）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無人知天之盡處則中央烏知不在於人之所謂極北與極南也）泯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天地非大我非小○以上乃惠施與人辯之話端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教學辯之士）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卵無毛則鳥何自有毛雞三足有足足者郢有天下稱王自大犬可以爲羊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爲羊矣馬有卵無卵馬何自生丁子有尾隸筆書不有尾乎火不熱人皆火食是不熱山出口空谷傳聲輪不蹍地蹍地則何以轉目不見見則何以不自照指不至至則不須指矣至不絕以爲既至不知此外無窮龜長於蛇形短命長矩不方天下自有方非以矩也規不可以爲圓天下自有圓非以規也鑿不圍枘枘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飛鳥之景同影未嘗動也鳥動耳非影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審際狗非犬既以懸蹄者爲犬則狗不得爲犬黃馬驪牛三二色與體爲三白狗黑黑白人所名耳烏知白之不當名爲黑乎孤駒未嘗有母謂之孤則無母矣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不盡取則日日半焉而已何竭之有乎○以上乃天下之辯者所持之話端也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一人公孫龍又一人署舉辯者之名辯者之徒飾猶蔽人之心易猶亂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聰明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

此其柢(根柢)也(惠施無他長故特與辯士為奇異存心不過如此)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謂不强於己也)施存雄而無術(莊子言施但存雄心究無學術也)南方有倚人(偏邪之人)焉曰黃繚(姓名)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猶遍)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猶宜)也弱於德强於物(內遺外務)其塗隩矣(迂曲非大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宝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無用)夫充一尚可(內聖外王皆原於一之道豈不可乎何須逐物)曰愈貴道幾矣(由充一而愈尊夫道庶幾矣)惠施不能以此(一指)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舒放之意)而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欲窮響而但爭之於聲欲息影而不知止形皆不知本之喻也)

前五段皆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至此段不用此句故知

莊子並不以惠施列於諸家也惠施但恃口談何足名家莊子自叙後附此一段者當時好與莊子辯者惠施也篇末及之一爲致惜一爲致悲乃特爲自己襯尾耳

南華經解卷二十九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用力貌）后之為人葆力（猶勤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土地）害所養（人民）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爾雅曰南戴日為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韓君）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猶契約）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挈取）之則右手廢（斷也）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

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惟恐失地作不了語妙○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麻之有子者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闔己避去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糞草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為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相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嚴猛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屠羊者名說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

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司馬本又作三珪)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華山冠)縰履(縰本韜髮作屣者以黑繒為之今曰縰履蓋黑履也古人重朱履以黑履為賤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

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也）手足胼胝（皮堅也）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解見上）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絕妙形容）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物（外物）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

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得人也

中山公子牟魏公子封於中山謂詹子人魏賢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闕國君之門許愼曰天子之兩觀也詹子曰重生猶尊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不如且順之無惡乎勿傷之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酸上聲米屑也不糝無米屑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陵轢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因此而固窮之道乃見）孔子削然（孤高貌）反琴（復鼓琴也）而弦歌子路扢然（奮舞貌扢音訖）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有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自得）乎共首（兩語收有餘藪○司馬彪曰共伯名和周厲王之難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在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汙也）我

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淸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彊力忍垢（四字恰是伊尹所以能任重所以能五就於桀）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椆音稠水名在潁陽）湯又讓瞀光曰知（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修善政）上謀而下行貨（以爵祿誘天下）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言與紂惡一樣）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音傍去聲近也）乎周以塗（汙也）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亢也）行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纖恐爲人所竄易

孫月峰曰此篇諸段多與呂氏春秋同夫呂書雖有襲莊列者然不應此篇獨襲之多子瞻謂此下四篇皆僞作誠然

南華經解卷三十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壞人戶樞而入竊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妙句氣盛也）意如飄風（妙句心浮也）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

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悅)之此上德也知(智)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若齊貝(句)(麗)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供)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此時周赧正未艾而云然故此等篇斷爲後人冒作也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淩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

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子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衞君而事不成葅於衞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衞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葅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熟同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沈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罹同）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稅）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令人除省）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無同)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王荆公曰柳下季魯僖公時人至孔子年八十餘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寓言也○荆公以為寓言還是就莊子論之今細看其行文粗淺無味別之為僞無可疑者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修德)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臧獲竊聚之人）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將仁義存焉換去一字少味多矣）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二句恰肖假道學情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言貴於成事不在矯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

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翟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句)曰(句以下無約言也)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爾下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趨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羅)其患也(子張因堂堂務外而)倍其名竊苟得託名以苟得而滿其欲也無約託名無殉約而懸於自然之道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有意推崇正道而外富貴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欲當作俠)人

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智）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
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
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智）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
不自以爲貪（求在內也）有餘（指德）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時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
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
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

也（言求名而不求利則亦徒苦一生耳）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同礙）逆於憑氣（怒氣）若負重行而上（登高）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汨沒）體澤則馮（滿脹）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恃以自雄）可謂辱矣積財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同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劫取）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周備其樓櫓疏總防內賊也）外不敢獨行（防外寇也）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同殫）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託名無止足也知和託名知和平之道也）

二段擬莊子寓言只是粗淺無味

南華經解卷三十一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說劒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去聲)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悅)大王下當太子趙

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語快王大說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音推治也詩敦商之旅孟子使虞敦匠事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尖）齊岱爲鍔（刃）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覃劍鼻人把處）韓魏爲鋏（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九句言其體之大）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五句言其製之精）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六句言其用之神）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三句言其效之隆）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

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鷄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自巡視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言其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孫月峰曰是戰國策士遊談與弋說及幸臣論相似然氣格視彼二篇更淺

南華經解卷三十二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林名)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支頭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漁父)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飭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將杖用杖也)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發端之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陳也)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相侵)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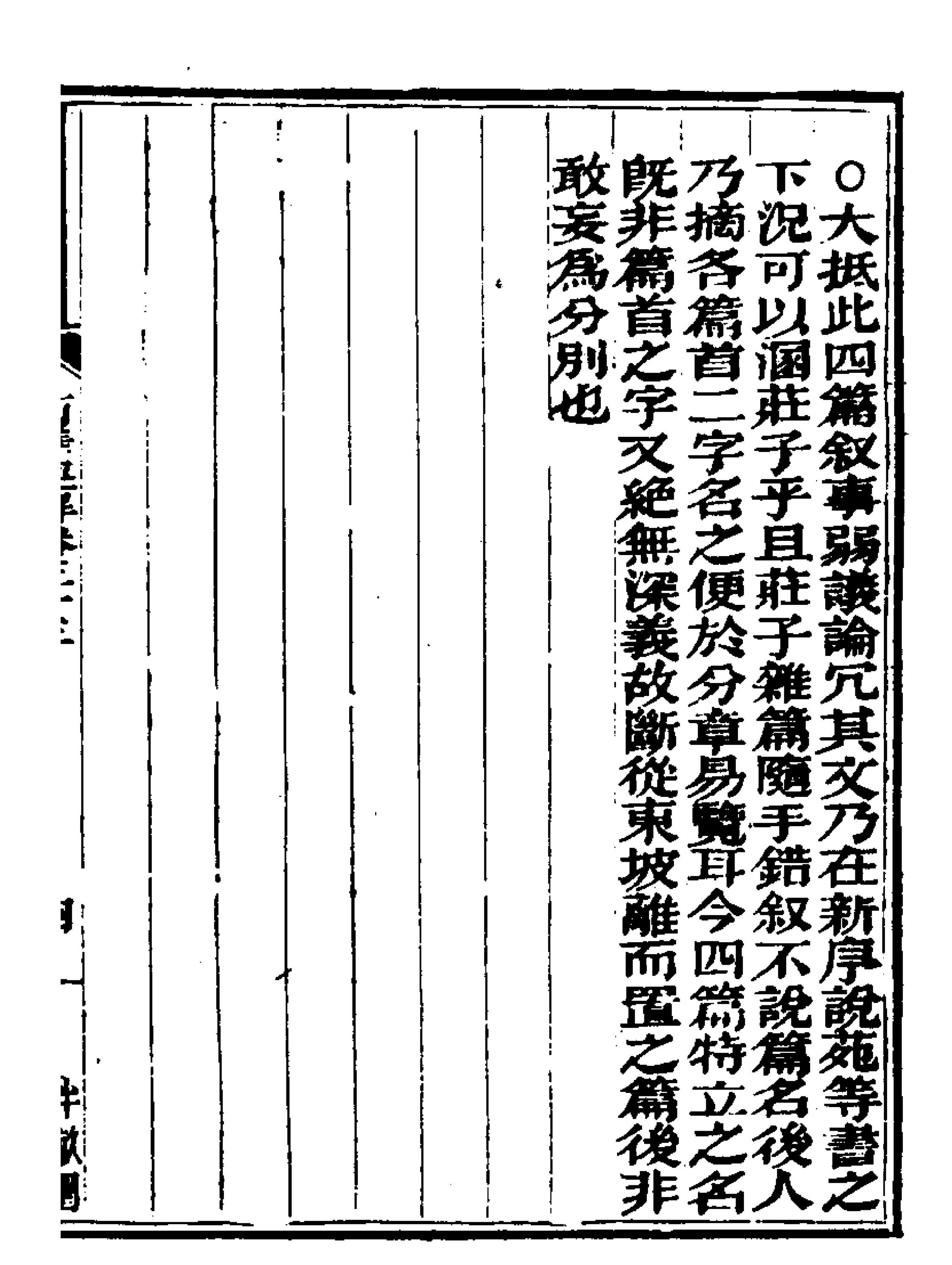
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朔覲失序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人民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言之謂之佞希意道同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譽不當以敗惡人毀不當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以顏色媮人偷拔其所欲潛引人心中之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經理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智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

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同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跡）走愈疾而影不離身（影）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異同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迹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爾）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因物付物）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為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也者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不知貴眞祿祿(祿祿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僕從)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四字畫筆)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拏寫又好）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敬畏）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同腰）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浸漬）於禮義者有間矣（言已久）而鄙樸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以精誠）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之淺陋膚漫尤為可笑不知何人續貂其妄乃至於此



○大抵此四篇敘事弱議論冗其文乃在新序說苑等書之下況可以溷莊子乎且莊子雜篇隨手錯敘不說篇名後人乃摘各篇首二字名之便於分章易覽耳今四篇特立之名旣非篇首之字又絕無深義故斷從東坡離而置之篇後非敢妄爲分別也

南華經解卷三十三終

南華經解跋

憶道光丙戌予年十六讀九經甫畢即請於塾師讀莊子聞者笑之謂孺子何足知此然意之所嗜弗能已也彼時所見郭注外惟林西仲徐笠山兩家評本郭注名論儁語甚多而不詮文義林徐兩家意主論文於義理少所發明皆私心所未安苦於無可質問正如擿埴索塗螢光自照而已二十以後從事制藝試帖且奔走四方未能專心致力於是三十以後備員河壖官閒事省乃得重理舊業遂屏棄諸家之說涵泳莊子本文務在以己意與古人精神相往來久之似有所得又久之而漸有所悟最後得見竟陵胡繩崖氏所著莊子獨見一書於解莊讀莊之法批卻導窾獨有心得遂益有所啟發因以管見所及細書於上方以備遺忘且將以驗吾學之進退不敢自信為得也丙

寅春偶於吳門舊書肆見有南華經解鈔本以青蚨數百枚易歸讀之爲句曲宣茂公氏所著旣逐句逐字疏解其文義復於每篇之前每節之後暢發所以著書名篇之意標新領異索隱鉤深以神遇以意會不啻起莊叟於九京同堂晤對互相酬答而開卷逍遙遊至人無己三句所論與鄙見不謀而合夫然而南華眞面目如披雲霧覩青天而末學膚受得此印證亦庶幾循塗守轍不誤於歧趨矣此則宦游數十年一大快事也是年五月攜赴皖江竹莊方伯見而好之亟屬校訂付梓以廣其傳夫道德政事相爲表裏自方伯之爲政也不事操切而吏肅紀綱不廢催科而民安耕鑿四境之內熙熙然皞皞然若忘其爲兵燹之餘者此豈無所挾持而幸致哉莊子不云乎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見蓋不必有意學莊而所得有獨深者宜其於此

書有默契也梓既成輒不禁歡喜讚歎謹識其緣起如右丁卯正
月稚楓胡志章謹跋